

美国“福克斯”电视台著名主播

尼尔·卡夫托 著

梁卿 译

MORE THAN MONEY

经历生命终极考验的财富人生

超越财富

TRUE STORIES OF PEOPLE WHO
LEARNED LIFE'S ULTIMATE LESSON

 朝華出版社



MORE THAN MONEY

经历生命终极考验的财富人生

超越财富

TRUE STORIES OF PEOPLE
WHO LEARNED LIFE'S
ULTIMATE LESSON

尼尔·卡夫托=著

梁 卿=译

● 朝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越财富 / (美) 尼尔·卡夫托著; 梁卿译. —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7-5054-1460-0

I. 超… II. ①卡…②梁… III. 成功心理学 IV. B84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0032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6-4831 号

MORE THAN MONEY by Neil Cavuto

Copyright © 2004 by Neil Cavut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7 by Morning Glory Publisher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eganBooks,

an imprint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ALL RIGHTS RESERVED

超越财富

作 者 尼尔·卡夫托

译 者 梁 卿

出 版 人 郭林祥

策划编辑 张宏宇

责任编辑 张宏宇 顾 瑭

责任印制 赵 岭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68433188(总编室) 68433141(编辑部)

(010)68413840 68433213(发行部)

传 真 (010)88415258(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旺银永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 张 20.50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版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7-5054-1460-0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MORE THAN MONEY

导言
谁是英雄

报道华尔街及商业新闻多年,我发现,衡量金钱方面的成功所使用的工具,在说明什么是真正的成功时,是完全不适用的。当诸事顺利、春风得意时,并没有什么不朽和伟大可言,但如果逆境中也能应对自如,转败为胜,那才是真正的英雄。

这本书不会教你如何赚钱。因为书里并没有炒股要诀,也没有炙手可热的投资良机,更没有深邃的投资前景分析。总之,这本书不是讲述大亨们如何神机妙算、运筹帷幄,也不是谈论企业如何收购兼并,精英们如何出奇制胜。在这里,你找不到所需要的管理秘诀,也没有所谓的“升职十步制胜法”,权力,金钱,这里统统都没有,因为这本书讲的不是这些。

从事商业报道这一行,我已经干了近二十年,对财富和成功我不抱任何成见。不过现在,我已经学会了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虽然我也很羡慕那些商界奇才,钦佩他们一路走来能够名利双收。但是,另一种人却更能打动我。他们努力奋斗,战胜了巨大的逆境,最终才取得他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对我来说,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好文章,他们的奋斗历程才是最精彩的故事。

我一直认为,当我们诸事顺利、春风得意时,并没有什么不朽和伟大可言,因为更重要的,还要看我们在逆境中能否从容不迫。

这本书中记录的是人们在人生和事业生涯中的种种失败和辉煌,记录的是那些经历了无数不幸和痛苦,却依然奋斗不息的人,记录的是那些成功、失败、再成功的顽强的生命。当然,也记录了那些跌倒了就没能再爬起来的人。成功抑或是失败在这里已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不断奋斗的精神。他

们的故事验证了一些人即使在炼狱下也不会失去尊严和勇气。

在奋斗中，他们到底获得了多少物质财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路走来，在获得财富的过程中，内心变得更加充实和丰富。内心的充实仿佛警钟一样，在心头滴答作响，它时刻提醒我们：人生苦短……要勇敢地去面对和珍惜。

所有这些与命运抗争的人中，有的已经声名大噪，有的仍默默无闻。但所有这些人都无一例外地以他们对生命的热情、执著和专注感染着我，激励着我，教我懂得了如何正确地对待自己的生活。

我身患多发性硬化症(MS)已经6年有余。这种病目前还无法根治，短期内也不可能有任何突破。这种病很奇怪，几乎让人无法捉摸，它损害到神经系统，使受到损害的神经纤维失去原本裹在外面的髓鞘的保护，就如同剥去了绝缘外皮的电线，带电的部分直接裸露在外。对于这种病，人们惟一能够确信无疑的就是它的不可预见性。多发性硬化症最典型的症状为麻木、刺痛、疲乏和视力模糊(短暂的视力丧失、视野缺失以及眼球疼痛)。这些症状在我身上反复发作，时而严重，时而缓和。但是，无论轻重都让人觉得无比恐怖，而且永远无法摆脱。

我还得过“癌症”。尽管已经有16年没有复发，但绝不是说没有复发的可能，它随时都有可能复发——这是所有从癌症中侥幸“逃生”的人永远的梦魇。

这两种病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改变了我对生命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看法。患过大病的人，经历过厄运的人，他们都了解我说的这种改变。那种掰着指头数自己还能活几天，那种整天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和焦虑，会逼着你改变过去的某些想法，令你重新审视人生，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但即便是我患了癌症，并且侥幸逃生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的人生价值还是以事业而不是生活来衡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不是称职的父亲或者丈夫，至少，我希望自己还算称职。我只是越来越深地陷入对工作的追求，而不能自拔。对于那时的我，金钱和地位远比工作获得的满意和工作本身的意义重要。我更愿意将时间都花在工作上而不是陪伴家人。所以坦率地讲，

这么多年来,我都是个混蛋,一个不折不扣的混蛋:我念念不忘追求事业的成功,而不去珍惜已经拥有的生活。

电视这一行竞争非常激烈,谁都想比别人强,但要胜人一筹,就必须拿出出更好的节目。所以,那时我恨不得一天 24 小时都工作。我不惜花更多的时间,看更多的调查,翻阅更多的报纸、杂志、书籍、报道,跟更多的当事人见面,比同事们更玩儿命地挖掘新闻素材,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为了能更占有优势。

的确,在这个竞争残酷的行当里,我越来越成功。然而,越是取得了一些成绩,我就越变本加厉地疯狂工作。

于是,终于这一天来临了,我发现自己患上了多发性硬化症。最初我觉得无比愤怒和痛苦,十年前我已经经历过一场癌症的考验,为什么?为什么上帝还要惩罚我?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到底干了什么要摊上这种倒霉事?又病了,而且这次还是治愈无望的顽症?我是个好丈夫、好父亲,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呀?

医生平静地告诉我,我的反应很正常,被确诊患上这种病后,种种的愤怒、不解、怨恨和挣扎都是很自然的。但是我的反应之所以比一般人更糟,是因为我是靠电视谋生,我每天都得在电视上露面。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刻的感受,医生们最终使我不得不相信,我的事业和生活都会因为这个病而受到极大的影响。我的那些观众会看到什么?我一天天地被疾病打垮?在这场战争中,我最终会伤痕累累,无招架之力。一切都将改变,我的节目,我那份曾经以为很有前途的事业。要知道,就在不久前,我才在福克斯新闻频道创建了自己的经济栏目。尽管竞争非常激烈,我还是干得相当不错,而且已经干到了第二个年头。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太大了,我的脑子好像每天都在沿着两条截然不同的轨道运行,一是战胜疾病;二是想方设法不受疾病的影响继续工作。

我自怨自艾,有时候显得过于自怜。一段时间里,我只想着自己,觉得自己是这世上惟一承受煎熬的人,是惟一个遭受生命沉重打击的人。

然后,不知不觉中,我竟然从这种晦暗的气氛中走了出来。

我不再一天到晚只考虑自己,而开始更加经常地思考人生的意义,了解别人是怎样战胜磨难和苦痛,怎样在十字路口抉择,怎样面对挑战和考验。

于是,当我不再只关注自己,开始环顾四周时,我发现许多人承受了比我更为沉重的打击。还是那个世界,还是那个生活,但我却发现有那么多人都在承受着痛苦,甚至是一些在人们心目中最了不起的人。

我开始研究这些人,观察他们,为他们喝彩:

企业家乔恩·亨茨曼和帕特里克·伯恩,以及最优秀的经理人哈里·皮尔斯,他们都经历过癌症的考验,他们成功地打败了病魔,并把与癌症斗争作为一生的事业。他们尽力帮助身患癌症的人,使之不必经受他们三个曾经历过的那种炼狱般的折磨。亨茨曼两次身患癌症,两次抗癌成功,他母亲去世时就在他的怀里,老夫人也是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阿伦·福伊尔斯坦,米尔顿·科尔,以及杰克-苏雷-艾弗迪西亚这对父子兵,他们都是企业顶尖人物,企业也都是如日中天,他们本可借着丰厚回报的保险无忧无虑地过自己的幸福生活,但他们没有选择这样的生活。他们没有选择利用自己在银行里的大笔存款让自己活得更滋润,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利用这些钱帮助那些失业的员工度日。

还有那位腼腆的董事会主席——保罗·奥法利先生,一生受尽羞辱和嘲讽,被人们当作傻瓜,认为他绝不会有出息,可是他却创建了一家世界上最受瞩目、最富有创新精神的公司。

还有吉姆·兰格文先生,虽然四肢瘫痪,最终却成为了美国的参议员。

杰拉尔丁·费拉罗女士,美国第一位女副总统候选人,为了与一种邪恶的、几乎不为人知的癌症做斗争,她挺身而出,冲在最前面。

理查德·布兰森、罗杰·艾利斯和赫布·凯莱赫,他们都是受人尊敬的CEO,他们创建了世界上最有新意、最受欢迎的消费品牌,他们以独特的幽默感,以及令墨守成规者瞠目结舌的方式,对事业的挑战做出了回应。

弗雷德·阿尔杰,本来已经半退休,却需要重新掌管他的华尔街金融管理公司,因为公司的上一任领导——他的弟弟——不幸在“9.11”事件中罹难。

米歇尔·威尔逊,杰出的加拿大资深银行家和政坛元老,儿子自杀后,他怀着一位父亲的歉疚之心,发动了一场国际性的教育运动。

米歇尔·沃尔什是一家巨型企业里具有传奇色彩的 CEO,他慎重地挑选了达纳·米德作为接班人,他觉得这个年轻人进步很快,属于可塑之材。沃尔什计划将自己毕生的经验都传授给他,并且认定自己退休后,他能成为下一任训练有素的 CEO。谁成想,他们亲密的师徒关系以及那个总裁的位置竟然突然发生了改变,让人措手不及——因为沃尔什在他 50 岁的时候被诊断患了脑癌,而且是晚期。

还有那位总是笑眯眯的沃利·阿莫斯先生,这位企业家不仅失去了对自己公司的控制权和所有权,甚至最后连使用自己名字的权利都没有。

正是这些人还有许许多多和他们一样的人使我决心写这本书,我要让他们们的故事为大家所知,因为他们的故事意义非凡,对我是如此,对读者也会是一样。他们用亲身经历教育了我,让我明白,苦难也可以成为生活中积极的因素。

这些人中有人向我讲述他们的故事,还有人选择让自己的经历活生生地摆在那儿,因为这已足以说明一切。

虽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同华尔街及商业打交道。可是我发现,当我们去衡量更深层次的成功时,那些通常用来衡量经济上成功的工具根本派不上用场。

人们是否觉得幸福无法用算式计算,人们对工作是否满足也无从衡量。你无法根据一家企业员工工作时是否充实,或者其客户们是否觉着受到了公正、合理的待遇而去购买他们的股票。但是对于这些看似无形的东西也应该有衡量的标准和尺度。

商界是一个被金钱和权力主宰的世界。但无论是这个世界还是我们生活

着的商界以外的世界,都需要有一套标准来评价人们对生活的真诚、热情和荣誉,并使这些标准在人们中达到共识。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崇高的事业,本书就是为这项事业而做的一些努力。

我所记录的这些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在通常的意义上,在一个平凡的世界里,他们都是普通人。但,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他们敢于直面巨大的困境——有的取得了成功,有的失败了,但他们每个人都全心全意地投入生活,就像诗人约翰·德雷顿曾写下的诗句:“永无停止,每一刻都在开始,每一刻都在战斗”。不仅如此,他们还倾其一生做善事,帮助他人。

正是从他们的故事中,我获得了启迪和教益,明白了什么才是人生真正重要的,明确了我的抱负和价值观。

我虽然是个病人,但恰恰是我的病纠正了我病态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让我明白自己以前是个蠢蛋,一味追求成为大人物,却忽略实实在在地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一个只会用银行存款的多少评价他人,而不关注他人内心里那些可敬和伟大品质的蠢蛋。

疾病也让我了解到更多的做人道理。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我会告诉别人我很庆幸自己得过癌症,并且现在患有多样性硬化症。

我明白自己跟以前大不相同了。虽然以前拥有健康的体魄,但现在我从疾病中得到的要远远大于失去的。我想我变得更好了,更加懂得感激,更富有同情心。

我已经赋予自己的生活、工作更深刻的意义。我相信,每天我在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的“你的世界”之所以成功,原因很简单,你从档目的名字就不难看出,它虽然是一档商业类节目,却绝没有数字分析、走势分析之类。它是将数字背后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呈现给观众,让人们领略看似平淡的生活中那一个个戏剧人生。

“你的世界”这档节目重在谈人,以及一个个成就了那些可贵品质的人生经历。它已经成为有线电视收视率最高的一档商业新闻节目。

每一天,我的病痛都会反复提醒我,生命的脆弱。人的一生那么短暂,却又

那么美丽,再纠缠在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上是多么不值得。

同时,我的英雄们也在以他们的行动向我展示着一个个熠熠生辉的榜样,他们的故事使我明白,将人生过得绚丽多彩、富有意义并不仅仅是一种梦想,我们可以做到。我故事中的主人公都很少考虑自己的困难,他们更多考虑的是自己还能给别人做些什么;更多的是将关切的目光投向他人。他们时时刻刻提醒大家,“伟大”这一品质的确存在。

他们也曾经经历恐惧,就如同我们所感受到的一样,但他们最终战胜了恐惧。他们是人类希望和梦想的化身。尽管人生道路上难免风风雨雨,但经历了种种艰难的人才更清楚,无论遇到怎样的考验,我们绝对可以战胜困难,精彩地走完人生之路。

我希望读者在读完这些故事后,能够像我一样受到启发和鼓励,被这些面对苦难永不退却、勇往直前的生命打动。

人生中“倒霉蛋”很多。那些被认为是“幸运儿”的人并非从未经历苦难,而是他们将痛苦和失败,看作是促使自己永不停歇,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的源泉。

我感到愤怒,为什么会这样?一个人一辈子得了癌症,又得多发性硬化症,这种概率简直小得不能再小,好像是两百万分之一,怎么偏偏就让我全给摊上了呢……但是现在,我已经不再自怨自艾了,其实我觉得自己还是个挺“幸运的家伙”。

现在回想起来,不知自己更担心哪一点,是半裸着坐在医院冰冷的检查台上,担心有人冒冒失失地闯进来,还是担心自己上班要迟到了,而且还不是一时半会儿。

与此同时,我的妻子玛丽正在另一个房间焦急地等待检查结果。

我坐在那里,实在搞不懂医生怎么这么久还不回来。刚才他让我来来回回地走,又让我闭上眼睛走直线,然后再倒着走回起点,还让我反反复复地触摸自己的鼻子,双臂交叉,我甚至怀疑自己到底是在接受身体检查,还是成了一个供神经科医生在学术会上研究的可笑的录像主角。

那是1997年9月,我病了。我甚至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得病的。但那一年的那个时段让我感到不祥。因为就在10年前,几乎是同月的同一天,我曾有过同样的不安。当时我是因为病毒性肺炎住院,不过医生又发现了更严重的问题:他们在我的胸腔里发现了一个很大的瘤子。据说有橄榄球那么大。经过活组织切片检查之后,医生告诉我,我处于何杰金病晚期,这种病也叫淋巴肉芽肿,是一种癌症。

“癌症”这个词让我不寒而栗。我母亲就是7个月前因患脑瘤而去世的。可想而知,我害怕得不得了。而后我又从医生那里了解到治疗方案——6~8个月的高密度化疗,外加3个月的放射性治疗。一切都让人极度沮丧。

我的肿瘤医生詹姆斯·萨尔威茨提醒我,“准备好受一年的罪吧,我不想骗你,这个过程会很痛苦,不过一年后,你就会好了。”

事实证明,他的两项估计都很准确。那一年的确太遭罪了,不过在一年治疗结束后,我也好起来了。医生们从来不说癌症能够痊愈,不过对于我来说,感觉上好起来也就够了。

于是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我没有再复发。那一年给我留下的种种痛苦的记忆:恶心、激素导致的体重增加、情绪大起大落、脱发等等也仿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淡忘了。甚至淡忘到仿佛这一切都从未发生过。但是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每个得过癌症,却又死里逃生的人都会做同样的噩梦:可恶的癌细胞又卷土重来,癌症再次复发了。正因为如此,10年之后的那一天,我又开始陷入了惶惶不安之中。我已经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儿,虽然我不知是什么原因。那一段时间我开始头疼,背也疼,走路跌跌撞撞,甚至有时候还会绊倒,这一切都让我觉得不妙,我的身体再一次“不对劲儿”了。

紧接着症状越来越明显,我开始觉得眼前总有一些黑点,而后经常视力模糊,看不清东西。有时候干脆什么也看不到。糟糕的地方还不止这些,疾病明显影响到了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开始记不住事情,而且总觉得累。

后来情况更加恶化。虽然我的网球技术很差,根本给对手造不成威胁,但是却让我意识到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因为记得一次我和玛丽打网球,我甚至连球都跟不上。腿一点儿也不听使唤,就像是踩着高跷一样,根本没有平衡能力。玛丽大获全胜,可是,要知道,她的网球打得

没我好。她是我惟一能战胜的网球对手。

于是那一天,等我们回到家,我告诉妻子:“亲爱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觉得不太对劲儿,具体是哪儿我也说不好,不过我想得找医生检查检查了。”

玛丽很了解我。如果我主动提出要去医院,这本身就是不祥的预兆,让人担忧。我这个人,生来就讨厌医生,讨厌去看病。这一点还请在医疗部门工作的读者谅解。我是说,我简直是烦透了医生。10年前的那次长达一年的与医生、医院打交道的经历,也没让我改变自己的这种偏见。

其实玛丽已经劝过我一段时间,有时候还很着急地让我赶快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那些莫名其妙的症状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她有时也会自己给我以前的肿瘤科专家打电话,不过我从来都不配合。我不想再回医院,真的不想。我暗暗地希望这些症状会自动消失。但天不随人愿,它们非但没消失,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身上的疼痛也越来越强烈,有时脊柱会突然感觉到剧烈的电击般的刺痛,疼得我甚至会跌倒在地。正是这种越来越剧烈的疼痛让我不得不同意去医院,见见我的肿瘤大夫,也是我的老朋友萨尔维兹博士。他从头到脚,仔仔细细地给我做了检查,又抽了很多血,我觉得这些血都够莱昂·切尼演10次血腥电影用了。他说要用这些血做进一步的化验。

然而让我想像不到的是,所有化验都做完之后,便没了下文。萨尔维兹博士告诉我:“不是癌症,不过还是有问题,但我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于是,他给我推荐了一位非常优秀的神经科医生。当我得知不是癌症时,其实还是大大地松了口气的。因为我当时认为,只要不是癌症,其他的嘛,都是小儿科,没什么大碍。我至少又可以回去工作了,既然没得癌症,那就表明我不会死了。那么我的生活,还有我那份主持人及经济新闻主管的工作就还保得住。据我猜测,再去别的医生那儿就诊,其结果充其量也不过是神经紧张或者莱姆关节炎之类的小问

题。这些病在我所居住的西新泽西地区是非常常见。因为那里树木繁茂，森林很多。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那位神经科医生把我折腾得好苦。走直线、睁眼、闭眼、看一些莫名奇妙的画，然后还得告诉他你都看到了些什么。第一次就诊下来，我领教了一系列稀奇古怪的测试，比如用CAT设备对我的脑袋和脊柱进行全面检查，还从脊椎里抽取液体进行化验，当然验血也是少不了的一项检查。

他们到底在检查什么呀？于是，在那个冰冷的秋日的早晨，当我坐在那同样冰凉的检查台上时，心里不免七上八下地嘀咕。我当时的样子活像是电影“杂牌军东征”里落魄的约翰·坎迪，至少我觉得自己当时都走型了。我既担心有人此时闯进来，看到我狼狈的样子，又担心医生带来坏消息。

就在我觉得可能会永远等不到头的时候，那位医生终于回来了。他总给我一种冷冰冰、硬邦邦、对人爱搭不理的感觉，没什么人情味。玛丽就更不喜欢他。他还是那副老样子，没有任何的寒暄，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的诊断结果。他面无表情地对我说：“卡夫托先生，看来您的确是个倒霉蛋，您患了多发性硬化症。”

就这样，这是他见到我后说的惟一一句话，可是那几分钟对我来说太漫长了，简直像几个钟头。我就那样傻呆呆地坐在那儿，听他讲完这句话。多发性硬化症。我对这个病了解的很少，只知道它是一种神经系统受到损伤的疾病，好像是什么受髓磷脂鞘保护的神经纤维末梢不知怎么就不听使唤了。

现在倒好，我得上了这么个怪病，还有个古怪的名字——多发性硬化症。我略微知道一些得过这种病的人的情况。比如早期的米老鼠俱乐部的女演员安妮特·芬尼塞罗和喜剧演员理查德·普莱尔都得的是这种病，情况都很糟糕。甚至可以说是惨不忍睹。我的心凉了一半。

接着大夫跟我讲了讲我病情的发展。就算我还能工作，也必须大

幅度减少工作时间。我现在就经常感到疲乏,以后随着病情加重,情况还会更糟,暂时性失明和运动障碍也会更加厉害。多发性硬化症分好几种类型,而我得的这种暂时被称作“非恒定进展型多发性硬化症”。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的病情会越来越重,但不是以一种恒定不变的速度恶化,而是时而快时而慢。可以采取一些治疗手段延缓疾病的恶化,但是想要完全治愈,没可能。

“不会没有办法医治吧?”我不甘心地问医生。

“的确没有,”医生说:“不过,说到底,得这种病的人中大部分都不会死的。”

他的那种冷静得近乎冰冷的态度着实激怒了我,他根本就不考虑我的感受!他本来还想和我预约下一次就诊的时间,我却告诉他我还想再听听别的大夫的意见,我觉得这次的诊断结果未必可靠。只凭一次检查就认定我得了这种病,从统计的角度看也说不过去吧。他有可能是误诊呢。况且,我是无论如何再也不想见到他了。

他听了我的话,点了点头,就离开了房间。我和玛丽一到家,我只记得自己一下子就瘫倒在床上,放声痛哭。这个诊断结果太突然了,那么残忍而清晰地摆在我面前,一切都无可挽回。

我甚至希望自己得的还是癌症,因为那样的话,我至少还有与它抗争到康复的一点机会。可如今我得的是多发性硬化症,就一点机会也没有了。我感到愤怒,为什么会这样?一个人一辈子又得癌症又得多发性硬化症的概率简直小得不能再小,好像是二百万分之一这样一个微小的概率吧。怎么偏偏就让我给摊上了呢?我简直是倒了八辈子的霉。我还记得我在当时的日记上写道:“一切都完了。准备后事吧。把家底儿都翻出来,好歹撑着往下混吧。”

玛丽也备受煎熬,可是她从未表现出来,至少在我面前,她不愿流露半点的痛苦。为了我们12岁的女儿塔拉,她还要振作起来强颜欢笑。10年前,她也是这样的。一模一样。10年前我得癌症的时候,她用小推

车推着当时还只有两岁的塔拉去化疗室和放射治疗室看我。现在,当严峻的考验再一次降临时,她再一次显示出她顽强的力量。

我曾半开玩笑地同她讲,她是个不可思议的人。一方面,她似乎什么都怕,连想到要举行一次晚宴都会让她崩溃,可是现如今,这么大的一个灾难临头,丈夫患上绝症,生活全部被打乱了,她却反倒不慌不忙,应对自如,真是不可思议。

直到今天,我也不清楚当我第一次被诊断出得了癌症时,或是在我得知自己患了多发性硬化症时,玛丽的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但是我永远记得无论是哪一次,她都无比坚定地支撑着我,支撑着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当我们在牧师面前宣誓无论疾病还是健康,都要生死相守的时候,我想她大概不会想到等待她的是如此严峻的考验。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我只知道我对她所做的一切满怀感激。

玛丽给我时间释放自己的情绪,而她则在那两天中搜集整理了一批最棒的神经科大夫的信息,其中包括玛丽兰岛的琼斯·贺普金斯医院的一位世界知名医生。

那位神经科医生人非常好,仅仅隔了一周就安排我和他见面。等我到他那儿的时候,他已经把我的各项化验结果,包括血液化验的结果都仔细看过了。在这些化验的基础上,他又让我接受了几项检查,目的是排除像莱姆关节炎或者其他有类似症状的疾病。我和玛丽再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也是直截了当地,但却不乏人情味地告诉我们:“卡夫托先生,确实是多发性硬化症。这一点毫无疑问。”

但与上一位医生不同的是,他对我的病情很乐观,“尽管得了这种病,但您的生活依然可以丰富多彩。”他说,“不过,您得认真对待这个病。态度很重要。”

接着他给我解释了需要采取的种种治疗手段和措施,并主动提出治疗可以在他们那里进行。尽管他是那么和蔼可亲、让人信任,但是每天驱车5个小时才能到他那里对我来说还是不可行。

而且,说实话,我还是无法接受这个诊断。我冥冥中总觉得这位医生也有可能搞错。医生误诊不是常有的事吗,我这样安慰自己。我的这些症状也许只是因为神经过于紧张,或是感染了什么病毒,也许两个原因都有,但是,求求你,上帝,千万别让我得上什么多发性硬化症。

回到家后,我开始向纽约一位顶尖的神经科医生寻求帮助。他可是多发性硬化症方面的专家。他的名字不断地出现在各种媒体上——萨德·萨迪克博士。年复一年,他总能荣登《纽约》最优秀医生评比的榜首。人们在描述他时总是会用上“国内最优秀的”、“成绩最突出的”多发性硬化症专家等词藻。看起来,到他那里去求医才是我最明智的选择。

我们和他通了电话,他答应马上见我们。如果说真有爱上医生的情况,这就是其中一例。见面后,我用了一个多小时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和前两位神经科大夫的诊断结果。他静静地听我讲完,然后又不动声色地看了我带来的所有图表、检验报告和化验结果。那些病例和各种报告已经堆得像小山似的,又都神秘莫测,就像是五角大楼的机密文件一样。

之后,他选择单独同我和玛丽谈话。先是和我谈,然后再和玛丽谈。最后再把我们两个叫到一起。再后来,他让我们等他一段时间,自己则离开了房间,独自研究我的所有资料。大概两个钟头后,他回来了。他建议我再做一次腰椎穿刺和其他一些化验,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少不了又得抽血。最后,他也认定我得的确实是多发性硬化症。他只是想进一步落实我们面对的究竟是哪一类型的多发性硬化症。

我自己也说不清是为什么,反正那一天,与萨迪克医生在一起,我终于平静下来,可以接受这个诊断结果了。看来,十有八九我就是这个病了,好奇怪,想到要治病,我反而觉得挺振奋的。这一切都得归功于萨迪克医生。他是个乐观向上的人,又很懂得如何鼓励病人,再加上他提出的治疗方案听起来也很不错。他显得很有信心,愿意帮助我同这